

[诗集]

写给身体的 戒备书

张文质 著



/ 我立于门前，自己
阴影的门前
像是把身体提早打开了
不为要看到什么
不为要听见什么
不为点燃——石头一样固执
不为回过身说
再见 /

[诗集]

写给身体的 戒备书

张文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给身体的戒备书 / 张文质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99-4946-8

I. ①写… II. ①张…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840号

书 名	写给身体的戒备书
著 者	张文质
责 任 编 辑	蔡晓妮
特 约 编 辑	刘艳春
文 字 校 对	文艳丽
封 面 设 计	罗久才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79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946-8
定 价	4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Zhang Wen Zhi • Xie Gei Shen Ti De Jie Bei Shu



序

从口吃中救出词

宋 琳

“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

我认识张文质时他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腼腆、白皙，像一只矮脚虎，在女生面前说话会脸红。我们大概是在同乡会活动上相遇的。在英语丁班的课堂上，我们痛苦地感受到什么是“舌头的管辖”的滋味，闽人的舌头是平的，制造不出卷舌音。每当葛芳老师把眼镜片对准靠窗第一排，我就顿时松了口气，张文质同学磨磨蹭蹭地站起来，恨不得把“花”这个音吃下去，结果吐出的却是“斧头”。真的，用福州腔模拟Flower，听起来有点像“斧头”。从英语到普通话、再到福州话的发音倒错，用一辈子来纠偏恐怕都困难。我不知道当年罗曼·罗兰在索邦大学听闽乡耆旧陈季同演讲（他用的是法语）有什么感觉，至少同为闽人，张文

质和我对严复这位“天下第一译才”的英语发音是否不受舌头的管辖是颇怀疑的。

奇怪的是，中文系79级英语丁班，居然出了好几位诗人。跟我同桌的于奎潮（当时还不是马铃薯兄弟），还有李阳贞（另一个口吃的福建人）都在写诗，我们是在各班出的墙报上相互发现的，大三时我们又都成了夏雨诗社的成员。《夏雨岛》创刊号上有一首张文质的诗《小孩》，几乎是他的自画像。“金黄的橄榄叶细雨似的”这一句透露了闽江下游的物候。他的老家闽侯县上街镇厚美村就在闽江边，开阔的江岸平原上有大片的橄榄林。暑期我在姑妈家做客，常与表弟一道“逃过姑妈的监视”，穿越橄榄林去江里游泳。身体投入水中，用里尔克的方式说出，是“打断了水的话头”。但张文质告诉我，他有好几次溺水的经历，对水有着天然的恐惧，虽然长在江边，却下意识地自称“土地的口舌”（《整个问题：1991年7月8日写给TS》）。溺水的经验到底对他的写作发生过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或许在寓言的意义上，溺水者是被水“打断了话头”的人，因此恢复说话的能力，意味着吐出呛进身体里的东西。张文质的诗有着强烈的倾诉性和临在感，难道与此有关？

如果大地的黑暗超过人心目中的，我们还能重返庇护溺水者的肉体？在那里我们仍有心情注视一只蜜蜂从褐色的蜂房中爬出来！（《整个问题：1991年7月8日写给TS》）

沉溺于双重黑暗：人心目中的和大地的——是一种悲惨的境地。并非黑暗的性质有何不同，而是在程度上，承受个人的遭遇和人类集体的命运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溺水者祈求自己的肉体与庇护者的肉体合一，即是使经验世界向着超验世界过渡。张文质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超验的比重很大，形式上基本采用不分行体（即散文诗体），是相当大胆的冒险。他这么做的一部分理由是历史大事件对个人精神的影响，促使他重新思考“诗为什么而写”这个老问题，并非求助于哲学，而是希望锻造一种具有超验功能的形式，以使表达收放自如。这一点颇接近浪漫主义，诺瓦利斯就曾说过：“超验的诗糅合了哲学与诗”（《断片》）。另外，1989年后福州出现了一个哲学沙龙，黄克剑、王欣、林少敏等学者是主要成员，张文质亦活跃于其中。我从国外回闽省亲时也曾参与过几次沙龙上的热烈玄谈。王欣是诗人出身，与我过从甚密，他曾将论张文质诗歌的长文《诗人何为？》手稿寄给我，厚厚的一叠，我至今保存着。他对张文质的诗集《引向黑暗之门》予以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儒者之诗”。“……张文质的诗歌意味，以及与此血肉相缠的我们的生活境遇、生命存在，我们在幽暗浑浊中所殚精竭虑意欲寻回的一线微明，非‘儒者’不能恰切意指”（引自1992年8月20日王欣写给我的信）。无论张文质本人是否接受“儒者诗人”的桂冠，在我与他的交谈和通信中，他对重建先秦儒家“诗教”的抱负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中，也在他围绕“生命化教育”的研究实践和写下的大量随笔中得以印证。

做一个儒者很难。《论语》借仪封人之口已道出个中消息：“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而“患于丧”恰恰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诗人和知识分子的隐疾，诗人朱必圣以叹息为天才，难道不是在精神深处与“患于丧”同出一源吗？我深有同感。“道不可须臾离”，天下之无道既久，人的精神溺亡之空前深重可想而知。但兼有诗人和儒者两重身份而不自我怀疑也许更难。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坚称自己不是基督徒，而“只是一个诗人”，在他看来，“就人类的知识所及，一个诗人在这方面总是有所欠缺的”（《日记》），因此承认自己是诗人乃是一个谦辞。诗人希尼也曾引用别人的话，将“做诗”和铸造“一个种族尚未诞生的良心”当作不同的两件事。作为诗人，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张文质在这存在的两难之境中所承受的压力肯定不低于两个领域内任何有抱负的一方，据我所知，他对体制与人的自由天性之间的离心倾向保持着高度警觉，我甚至想，正是写作这一古老的法器帮助他在教育领域重振木铎，而困难重重的教育实践又反过来从他的写作中挤压出诗歌的汁液。林语堂向外国人解释，诗歌在古代中国乃是一种宗教，危机中的现代教育倘若要恢复一个心灵与智慧工程的愿景，重新认识诗歌的教化功能岂不是当务之急？张文质置身其中，朝乾夕惕，甘苦自知，既不骄矜于做一个“掺杂着一点魔鬼性在内的纯粹诗人”，又不岌岌于授业者的饶舌，机敏而谦卑，恪守着“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的古训，他的写作姿态于是避免了职业习惯可能导致的居高临下和煞有介事，这甚至从他的诗歌命题便可见出。例如，“随手写下一

些句子。随手、不疑虑”；“给今天的记忆分行”；“收到游刃的诗集，随手写几句”；“写给杜十八的几个句子”；“随手写下”等等，不胜枚举，这本诗集简直可以叫“随手通”了（它本是金圣叹的一个书名）。

有意思的是，给本书取名倒确实经历了几番周折。我收到书稿后的这几天，他正做着跨省际游学，先去长沙，后又到泰安，刚拜谒了张枣墓，今天又将去体验“登泰山而小天下”，转蓬似的。我嘲笑他这个“沙的旅行者”（原书名），虽无“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布衣之身，弃“来学”而从“往教”，故难免偃蹇而哭穷途。我因用过“口吃如沙”的比喻，文质知道，所以不以为意。他通过手机短信又发来好些个书名，皆与道途有关，最后才以《写给身体的戒备书》确定下来。我喜欢这个附言式的、以戒慎恐惧之旨自醒的命名，因为写作越是指向自身，就越是接近他者，与自我的真实相遇中，他者已然在场，只有确立了“自他无隔于毫端”的信念，与心灵的对话才能开始。而身体既是人与自我的中介，又是人与世界的中介。

当代诗的主流大体呈现出两种倾向。第一种：写作与自身无关，具体地说，与身体的境遇无关，词语自动繁殖并逐渐发展出一套行话；第二种：写作以身体化的方式排泄词语，貌似抵抗，实际上是将写作等同于自动机器的机械行为了。张文质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写诗，满足于做一个挑剔的、有时像博尔赫斯那样享乐的阅读者。在与里尔克、佩索阿、齐奥朗、策兰、哈扎拉尔（这个人其实是张文质本人的异名者，他自撰的人物）、阿巴斯、纳博科夫、艾基这

些人的对话中，他发现了某种仿佛在教室里旁听的快乐——因为职业的需要，他经常“被动”地坐在教室里，在笔记本上快速记下那些使他的身体产生特殊震颤的声音。库切认为作家的确切身份是书记员，张文质似乎对佩索阿的异名癖更感兴趣，不过不是在署名上，而是在文本中，他适时地更换着面具：“声音模仿者”“新那喀索斯主义者”“饶舌者”“小丑”“爱人”“结巴子”……这种命名学意义上的隐身术，一方面使“身体复杂地代码化”，一方面又是向内的层层剥离，为了保持与内在生活的接触，与那种绕开个人化存在，而寄希望于词语的可通约性以便取悦大众读者的态度决然不同。它以自身为对立面，所以个人的真相始终置于文本的核心并由此检验对技艺的真诚，叶芝早就说过“与自己争辩产生诗歌”。对于诗歌中专断的语气、单纯为了刺激感官而施行的反讽，张文质以非雄辩的方式表达了反感：“我常常为自己从最细微的细节中自我确认为独裁者而暗暗吃惊，……我不知道谁能够避免这样”（《教育的心灵之约》）。率真与奥秘为邻，雄辩地或撒泼地与自己相隔绝则是另一码事。

诗歌是能量的持久凝聚，是心灵向世界绽开的瞬息之花，只有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神启的时刻，诗句才散发出永恒的味道，而物理时间的永恒却不应该去追求，短暂性意识或紧急状态法可能是我们的庇护所，这就是为什么张文质“希望变成一只土拨鼠”（《下午，轻轻的笔触》）的缘故。诗人和土拨鼠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有漫不经心的专注，两者都是“土地和黑暗”的测量员，喜欢退藏于密的精神生活。土拨鼠很

具体，嚼着草根时仿佛“细碎的牙齿，咬着自己的食指”（《朗读者》），
因为警觉，它快速而轻盈，养成了倾听的习惯：

你听了我一个夏天
尘埃是另一个人，水滴也是
我的心思
都放在最轻的事物上

这首《我的心思都放在最轻的事物上》如果当作一首写给土拨鼠的诗来读，会造成对“本文的原意”的曲解吗？而意义的漂浮和游移若放
开不去管它，恰恰会自动生成。我相信阅读是某种摆渡，尤其当对象化
的倾诉针对的是某个具体的读者，晦涩本身甚至也是明确的，只要他或
她与你同属“耳证人”，便可互为对话质：

我要说很多话
你总是听见
我没有说的

那个叫杜十八的人也是一个土拨鼠式的诗人，当然也是口吃者——这
从诗的上一节“杜十八 / 见你时 / 总是轻掩 / 自己的牙齿”得到证明——所
以懂得腹语术。张文质经常在随笔中镶嵌诗歌，因此我尤其喜欢那类带

来惊喜的邂逅，它具有情景和经验的还原性。将诗抽离出来编成一集，亦可以当作随笔来读，我觉得他本世纪的诗歌写作可以称为诗歌随笔，或个人心灵史纪事。精通诡辩术的孟子有一次在同淳于髡辩论时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以个人之手“援天下”肯定离理想太远，但让舌头获救是可能的，所以张文质在“临睡前的一笔”中及时地抢救出一两个字眼，难道不是对无悔地度过劳作的一天而得以安睡的身体的祝福吗？

每个瞬间都有人给你命名

2013.4.21

目录

Contents

序 从口吃中救出词 / 001

第一辑 花的暗格 / 001

第二辑 灵地的趋近 / 091

第三辑 远处的门 / 167

第四辑 轻逸 / 249

后记 我们受折磨是命该如此 / 272

第一辑

—— Zhang Wen Zhi • Xie Gei Shen Ti De Jie Bei Shu ——

花的暗格

1. 清晨事物

清晨事物的无人地带，你看一眼
烟尘走势，你的信仰此时总是最多，
因为团结才能度过难关，断裂
才能拯救患病的老人——
他们排着迟缓的队像给我驱魔。
怜惜即将错过的灌木丛，
每天，数字无法排列到达的山崖，
我曾是低飞的麻雀，我伪装成
草垛的一部分，我麻醉自己
不至于从某棵树上坠落——
所有的地方都保存着骨灰——
低头，你发现不了踪迹
仰望光，就能得到一个误解
我来自何处，活泼而又惊讶。

2. 从惊梦中醒来

(1)

不须 看到更多

我摸着你的脸

一种习惯

使我和你在一起

如果 不是这样

还不能想到

房间空了很多

在阴雨中 音乐

也充溢着安静

(2)

从不害怕安静

独处 坐在房子里

再小的一朵花 也有颜色

事实上 适于赞美你的人

也适于像你一样凋谢

我说 需要

把爱作为礼物

肃穆中 逃出自己的疼痛

我分开恐惧 和同样无名的

贪欲 丢下一块包裹身体的布

(3)

一块布解开了身体

你很少想到 只有奇妙的事物